

蔡澜：潇洒的告别

6月25日，香港养和医院，83岁的蔡澜在亲友陪伴下安详离世。蔡澜去世后，有媒体评价：“香江四大才子彻底成为江湖传说。”香江四才子与其分别所属的领域：歌曲、武侠、科幻、影视，正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形成一种奇妙的参照；四人亦各有面目性情，黄霁狂狷、倪匡桀骜、金庸敦厚、蔡澜旷达，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独属于他们的“东邪、西毒、南帝、北丐”的现实宇宙。

“电影字典”

蔡澜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，祖籍广东潮州，曾留学日本，后定居于香港。蔡澜前半生与电影结缘，后半生转投美食。

蔡澜与电影结缘甚早，14岁起就在报上发表杂谈、影评。父亲受聘邵氏担任影院经理，从小看着银幕长大的蔡澜，对电影如数家珍，人送外号“电影字典”。

还在日本求学期间，他已经开始负责帮邵氏采购日本电影版权。22岁赴港，担任邵氏公司制作经理，后加盟嘉禾娱乐。从道具、木工、副导演、摄影助理，到写剧本、创作、选演员、剪辑，蔡澜涉猎过电影流水线上的几乎所有工种，他最终选择的定位是监制。

蔡澜是香港一跃成为“东方好莱坞”的亲历者。他所推出的《一个好人》《龙兄虎弟》《城市猎人》等电影，看得到“拿来主义”吸取日本、韩国等国电影的成功经验，亦不乏“本港制造”的鬼马创意，成龙早期的功夫片就是其中典型。

有一回，他曾问邵逸夫：我们拍40部电影，39部都赚钱，能不能拍一部不赚钱的呢？对方笑着反问：第40部也赚钱不是更好吗？

直到老搭档制片人何冠昌病逝，蔡澜终于醒悟，他只想把电影当玩具，从未当成名利场。于是，在电影业摸爬滚打将近40年后，蔡澜于1997年告别影坛。

美食人生

蔡澜离开影坛后，与电视台合作，主持《蔡澜叹世界》《蔡澜叹名菜》《蔡澜品味》等多部旅游美食节目。“蔡澜推荐”甚至被大湾区和东南亚城市的餐厅用作金字招牌。2012年，他还担任了美食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顾问。至于转投美食麾下，在他看来再自然不过，“我叫蔡澜，就是买菜的篮子啊，所以这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”。

他还曾写过一份《死前必吃清单》，上面不仅列有他家乡的味道潮州炭烧响螺、反沙芋头，还有山珍野味香港龙

虾，以及寻常人家案头常摆的麻婆豆腐和猪油拌饭。

吃喝之余，蔡澜还热衷书法、篆刻，著述颇丰，题材涉及旅行见闻、人物、美食、人生哲学等，曾出版200多部书籍，包括《蔡澜老友记》《烹宰为乐》《活过》《俗得可爱 吃得痛快》《吃好喝好，没有烦恼》《饮食男女》等。

最能代表其性格的书名，当属他的自传《活过》。他一向不喜欢峨冠博带的高深姿态，而是凡事从简、随心所欲。他说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的理想和抱负，然而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那就是快乐。活着的目的，无非是让人生变得好玩，“是我玩这世界，而不是这个世界玩我。”因此被许多网友称为“松弛派鼻祖”。

金句先生

多年来，网上流传着许多“蔡澜金句”，无不如此：“尽量地学习，尽量地经历，尽量地旅游，尽量地吃好东西，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，就这么简

单。”“想做人豁达，首先得在年轻时拼命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学，不埋怨。学习多了，就有信心。”豁达如斯。

藉由吃，“四大才子”的情谊维系终生。他照着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所写的，尝试复刻黄蓉做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，在火腿里打了24个洞，填入豆腐蒸熟。金庸尝过，赞不绝口。他却笑称金庸不懂烹饪，纯属“乱写”。

蔡澜之前，“四大才子”一个接一个离开：先是2004年黄霁病逝，倪匡闻讯大喝：岂有此理？！蔡澜则挥毫恭送老友“大笑西去”；接着是2018年金庸去世，倪匡送去四个字“一览众生”，而蔡澜则在灵堂独坐许久；4年后，倪匡患癌放弃治疗，选择与病痛“同归于尽”。蔡澜沉默良久，一个月后，在日记里写下，曾以为倪匡是外星人，“永远不死”。

最后，是蔡澜作别人间，寻天上老友而去。大笑三声，人生够本。

（摘自《南方日报》6.26）

熊十力『不识数』



保管熊先生不会再骂你了。”几天后，熊十力又来问那个买肉的学生，那个学生回答道：“直接给您买了八两。”熊十力顿时就高兴地大笑。那时候的秤是16两，半斤就是八两。作为大哲学家的熊十力，专注学术，对生活常识知之甚少，稀里糊涂就上了当，还直夸梁漱溟“这个王八蛋，够朋友”。

到了晚年，一次两人闲聊，梁漱溟才将蒙骗一事告诉了熊十力，说道：“还请你原谅，我当时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。”熊十力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故作生气地骂道：“王八蛋，欺我不识数就来蒙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说着，就在梁漱溟的后背上捣了一拳。两人相视大笑，眼泪也笑了出来。（摘自《联谊报》6.17 张达明/文）

大哲学家熊十力不仅喜爱吃肉，也爱骂人，用同是大哲学家梁漱溟的话说就是：“熊先生肉吃多了骂起人来特起劲。”

1927年，熊十力和梁漱溟在勉仁学院教书，靠两个人的稿费养着十几个学生，因为生活拮据，大家平时只能够吃点素菜。梁漱溟吃素，平时凑合也就过去了。但熊十力离了肉就吃不下饭，鉴此，梁漱溟就让一名学生给他每个月买半斤肉，熊十力嫌少，就问买肉的学生：“你给我买多少？”那个学生如实回答：“半斤。”熊十力一听，火气立即上来了：“就半斤？王八蛋！一个月怎么够吃呀？”学生见他动了气，也不敢吭声，只能汇报给了梁漱溟。

梁漱溟想了想，对那个学生如此这般教授了一番，然后笑道：“这招一定好用，

不留心，看不见

桑格格

在江南。清晨巷子里生炉子的烟，顺着风丝丝缕缕地飘过来，那是早饭在招呼人上桌。

从乡下来卖鲜菜的人儿担了担子晃悠悠地从小桥上 come，穿得单薄，却很利落。如果有太阳，光线就该从她登上桥又下桥的时候升起来了。巷子里人慢慢多起来，叽叽喳喳、嘻嘻哈哈地让一天开始闹起来。要上学的、要干活的都开始着急又忙碌，好像第一次遭遇时间不够的情形，其实哪一天又不是这样。卖糖糕的、卖炸饼的、卖新鲜豆浆和菱角的，一趟一趟从门口过。

等要去忙碌的人都走了，家里的女人才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在晨光中发会儿呆。望着那河水打着卷儿地流，日子怎么就过去了呢，桃红柳绿一

年，草枯草荣一年。江南多阴天，阴天的日子是连在一处的，底子是暗的，像展开的旧年间的卷轴，缓缓抖落出一天或者一年，或者一年又一年的油盐酱醋。

晌午的时候，闻到葱烤鲫鱼、白水盐虾、酱菜肉丝的香味，锅铲“嚓嚓”地在油锅里翻转。江南鱼虾多，莲藕多，各式菜蔬多，日常的小菜也更精致些。一张小桌就摆在河边，家家户户都看得到别家吃的什么，阿婶阿叔常相互交换点菜色。孩子们其实不惦记这一顿饭，一心想着下午要路过的卖冬瓜糖、芝麻酥的小贩子。

吃过晌午饭，一切缓慢起来，不大将就的主妇也不着急洗碗，往水池里一放，自己去困个午觉。人慢下来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石榴树就像在为主人家站岗似的。那树

心事美丽

莫小米

当年读那篇文章的感想以及这十多年来对小女孩的惦念。

我问她：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或者，是否有话向她们母女转达？”

他很快说，不用麻烦人家。接着说了十几年里盘桓脑际的悬念——只想知道，那女孩长大了吗，现在好吗？转而又自语道：“哦，不用问，不用问，她当然长大了，她肯定会好的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么，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谢谢你编辑，让我十多年的一桩心事有了着落。”

人说心事重重，这人的心事却与别人的不一样，是一段美丽心事。

我不知道年轻人的其余情况，但我相信，在某一方面或许我比别人更为了

生出了怎样的变化，并警醒自己不可堕

落。无论身边如何变化，自己都不被裹挟而去。我便插在这里，戳在这里。

我在场，在当下。（摘自《文学报》）



在夏秋之间开花，红得不得了，无烟自燃。

叮叮当当、锵锵铮铮的评弹不知道从哪里传来，那表演者是一男一女。男的腔调有些悲凉，起伏大，好像在说些悲欢离合里的悲；那女的调子软糯温柔，像是低声细细劝着不上进的孩儿。江南女子讲话，短促的入声调像一朵一朵突然绽开的梅花；江南男人讲起来，则像是穿了长衫子，斯斯文文、白白净净。有那么一个后生，颀长清瘦，脚上一双崭新的青口布鞋，轻巧却又沉稳地走过来，巷口的女孩儿家躲是不躲？看是不看？想——是不想？

唱词里杨柳临风，海棠无力，黄莺婉转，紫燕呢喃，平常日子里，都是有的。不留心，看不见。

（摘自《不留心，看不见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

解他——假如说人心总得让一些心事占满，那么一个有着美丽心事的人，想必不会有太多的另类心事。（摘自《今晚报》）

草原上的牦牛中总有些公牛不愿待在牛群里，独自走开，漫无目的地流浪，到这个牛群里走一圈，又到一个山谷或河边待几天。它一边反刍，一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人从它旁边经过，它都不看一眼。它体型大到一定程度，强壮到一定程度时，就无所畏惧。你走近它时，就能感受到它的气场。

我从小就对这样的公牛非常好奇，想知道它们在想什么，为什么要离开牛群。它们那种很有智慧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。

直到有一年的秋天，在牧场，早晨我起来，草原上大雾弥漫，雾散开的时候，我看到草场里的河边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。走近看，发现是一头公牛。它是从山下走上来的，两个前蹄戴着镣铐，就这样一直走。遇到隔离牧场的铁丝网，它就直接用身体扯断，走到河边时，它身上已经挂着很长一段铁丝网，勒在肉里，走不动了。它是可可西里的野牦牛。它为什么出现在那里？是因为当时有个给家养牦牛提升品质的项目，它是逃跑的种牛。我当时特别受震撼，这是一个自由的灵魂，被圈养起来当了种牛。但是，它没有繁衍后代的观念，追求自由才是它的本性。

（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）



孤独，分秒都是寂冷的煎熬
关爱空巢老人，让温暖回家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